

詫異，繼見其以手繪情，始知已身入牢籠，而其另一偵探，亦發同樣之言語舉動，遂至不得不行，二人乃前後挾之登汽車而去，風馳電掣，駛入虎穴，此一次緝票，不圖竟於機警帆帆，銀幕乍開而告成功，噫，亦奇矣哉！

△前直隸警察廳長丁振芝，自李景林敗後，不圖亦被國民軍三軍扣留，殊非丁氏所料也，內中原因，徵聞與楊柳子（以德）及白科長（繼勳）頗有關，而三人共事均多年，不知如何竟成冤家，聞丁氏自被捕後，迄未釋放，近



新新詩話（續）朱劍芒

吳興陸伯勳，名祖彭，為余海上酒友之一，與余相值必聚飲，飲必聯句，日前余君十眉，領飲於老一大，余與伯勳均在座，酒闌各散，余已頹然，顧伯勳猶未盡興，更拉余至茅長，隨續飲，既而，即在呼侍者，索筆硯，題詩後還須飲五子，強余磨磨，余即口占云，請歸抵死休，伯勳聞之，撫掌者再，一盡市爵，已成八韻，侍者環侍左右，若將下逐客令，啓視詩計，蓋已十二時二十分矣，因一笑而罷。

盟弟顧仲秋，名元晉，一字雲雲，詩才清妙，蓋浸淫於絕志人乘，已十餘載矣，去歲移家來滬，與余所居密邇，此往彼來，視七八年前同居里閭時，無所異也，仲秋有兩子一女，子名琛，名雪，女名珠，珠最長，抱奇慧，際肥碩，雪庭瘠，然並可愛，見人每作鴛鴦笑，不意於半歲中，雪瘠，竟先後物化，仲秋夫婦甚，至陰歷小節夜，挈其女珠，匆遽返故鄉，仲秋留余一詩，其第三聯云，一襟餘尺錦，雙鬢亂千絲，足覩其懷抱之憂傷矣。

仲秋有哭喪兒四絕句，辭旨淒惻，不忍卒讀，其次章云，小夢無端落碧雲，為翁為婿敢相分，是時兒病才初夕，親見西河兩葉文，據云，當庚初疾時，悲見一孺塚，有篆文西河二字，突現墓前，既覺殊惶惑不寧，歷三日，環即謝世，噩夢之奇，真有不可思議者。



大除夕 杜伯超 記

有受刑拷打之說，然國民軍目的，固在金錢而已，頃已由津神道幼梅（元禮）從中說項，以十五萬恢復自由，但尚無結果，近來報紙爭傳已開開釋，殊非事實云

近戚友誼茶寮滄茗，並提議新年娛樂事項，祖歲除夕，值軍事旁午，而奉軍據常者四出騷擾，石塘灣江等處，賊匪正盛，街衢行人，幾至絕跡，余自除夕前一日始，即杜門伏處，弗敢越雷池一步，而戚友中亦多避匿者，前

新新不已 胡天白

新人的家庭中，牆壁上一定懸掛幾幅油畫的模特兒，否則便是食古不化，新文學家應該時常親近「口」字，因為現在新發明許多助詞，都是就原音左邊加一個口，像「咧」、「呢」、「噉」、「噉」、「噉」、「噉」等都是，「噉」等語是，

新進作家，總希望編輯先生是投稿過來人，深知此中苦衷，那末，稿子便不會輕易棄向字紙簍了，

新人物不可不備兩部「愛倫」，

新女子應該都投身銀幕，博取明星的頭銜，

提倡廢除蜜月的新舊人新娘子，在新婚頭上，何妨到新新屋頂花園來白相，此地雖沒有崇山峻嶺，茂林修竹，可是花香鳥語，但管你賞心悅目就得了，

中較兩屆矣，本屆大除夕，天時晴好，九時半，年事相備，偕同弟弟叔季弟詣開壁，與中表程子少鶴、張子養、劉子哲武諸人出，經千秋坊，遠惠民橋，行人如織，鑼鼓聲喧，雖時拍之聲，時入耳鼓，蓋粉飾承平之爆竹而非若客歲之槍聲矣，熙來攘往，亦殊有昇平氣象，是日氣候燥熱，地滑如油，而余等遊興亦為稍遜焉，

至惠民橋，乃登惠民樓，樓為余等在里時，常聚者之所，未幾，若中表張子載之昆仲、劉子聰、叔姪、黃子子英、史子友諸君，俱陸續來分占二桌，談談笑笑，無所不至，頗偶回憶佳歲除夕干戈擾攘狀況，猶覺有虎虎色變之概，旋聞人中有提議再遊行街市，藉觀除夕景象，藉免虛度此良宵者，樂成贊成，乃又聯袂出行焉，



六喜 金智周

新年內兜兜喜神方，確見了心愛的意中人，互相恭賀新禧，一喜、新年內喫青果茶，無意中，買了一張彩票，隔天開彩，得中頭獎、二喜、

新年內應酬忙碌，回家休息，倚坐沙發，忽有綠衣人，送上心愛的的新新日報，便可披閱，以清腦筋，三喜、

新年內，到菜館吃大菜，一進門

便見老友招呼，不必自行叫菜、四喜、

新年訪友，忽見友人，正在打麻雀贏了，那友正欲有事起身，請求加入，打了一會兒，贏了數十元、五喜、

新年出外購物，無意中，得了一張贈品券，頭獎孤張一件、六喜

特別更正 新記者

本報出版以來，校對未周，魯魚亥豕，在所難免，昨日日本報第三版「吾友雜談」稿內，第十四節第十行「均相左」句，多一「同」字，下句多一「大」字，第十行「本公司」多一「本」字，十三行「少英俊」句，多一「英」字，十六行「珠」字乃「殊」字之誤，尤屬第一次之大錯，其餘不克一一更正，對於閱者，抱歉良深，以後自當留意校正，特此誌謝，

第一回 銀燈綺語浪子銷魂 香霧凝春淫娃獻媚



吟春道，妹妹剛說過令哥是好的，什麼……梅麗道，不是我哥哥自己啊，他是哥哥自己有這美意，我也願意，因為他，我就不願意，而且以後還不願意哥哥的接濟，他並不見真心來補助我的窮苦，他原意是懶懶想想吃天鵝呢，我雖則窮苦，很不願意管他的銀臭，見了他心裏也要動氣，那一副武大郎式的土頭土腦，就是哥哥的和氣迎人，見了他也要氣呢，吟春道，他到底是誰呀，這人也太不自謙呢，照妹妹的花樣精神誰能形影，天人似的，他倒心裏寒寒，不願顧自己，梅麗道，再也不要提起這人了，吟春道，妹妹想已早定了茶，將來為哥的要娶明極一杯喜酒呢，梅麗一聽這話，不打緊，忽的柳眉高豎，雙目睜圓，氣憤憤地道，請哥以後再不提這話，吟春頓時一驚，只道一時冒昧，唐突兩子，連忙立起身來連連說對不住，我原沒有留神，一時胡言亂道，請妹妹原諒我的魯莽，梅麗道，我不怪你什麼，怪只怪我家窮苦，受那討厭東西的欺負呢，吟春道，窮通得失算不得什麼事，妹妹何足介意呢，古來英雄、豪傑、美人、名士，那一個不是從窮字上發跡呢，只是我剛剛一時失言，萬望妹妹恕我這個、梅麗道，笑了道，哥哥，我不是怪你的話呀，我是恨我所說的他呀，吟春聽了方纔放心，